

施公案

第三十六回 摇众官兵捆送方成 贺义士力追于六

话说方小嘴传下令来：听他的哨子响，齐往上撞。众贼依令。方小嘴领着众贼，来到米堆不远，只见高搭芦棚，桅杆上高挂灯笼，十几处米堆，高似山峰。巡逻兵丁衙役，不住往来。猛听哨子一响，众人惊疑，不知其故。又听呐喊声音一片，似有几千人一般。兵丁衙役，吓的魂不附体。声过处，又听一人高声喊叫说：“大王爷是太行山寨主，今来借米，你们快快远走！少若迟延，尽死刀下！”兵丁衙役害怕，又不能脱身，也是乱嚷，只叫：“拿贼。”

早惊动能公，暗暗吃惊，想着天保真有见识。黄天霸暗恨强贼，真是胆大。正自思想，听得北面锣声响亮，他连忙点着大炮。二个炮响处，早惊动了四面好汉兵卒，各整器械，抖擞精神前来。

这里众寇如入无人之境，来到米堆跟前。那二十名头目，二百小卒，赶着车辆，紧跟进来。众人一齐动手，撮米的，撑口袋的，往车上装的，七忙八乱。贺天保等八名好汉，带领二百兵丁，从四面围裹上来。那五十个火把，全都点着，照耀如同白昼；外有五十名，暗处呐喊。这众寇只顾抢粮，猛听似雷的大炮连响，又一阵呐喊声音，又瞧见红亮一片照眼。众贼不知虚实，大大吃惊，无奈不敢违令，只得拼命抢米。方成暗说：“不好！就白来一场？事到其间，只

得闯着去了！”想罢高声助威，说是：“山上的喽兵，不必胆小！现在我们挡住官兵。六哥、七哥把手下兵分开两路，只要奋勇当先，战败官兵才好！小弟这里催促小卒抢米，已经走了一起了。”于六、于七答应，忙把小卒分开两路。各领一支迎将上去。灯笼火把，呐喊声音不断，真如大战外国、反叛一般，真杀实砍。猛见一人，马上高声大叫说：“你这强贼！坐山为寇，打劫客商良民，官兵不征，也就是了。竟敢擅动皇粮，多么大胆！棚内坐着钦差，四面都有官兵，英雄好汉，二十余位。大太爷姓贺名天保，四霸天中第一人——绰号人称飞山虎。前日曾在绿林，如今改邪归正，跟随施老大人，专杀土豪恶霸。”

方成听了，冷笑几声说：“姓贺的听着！我与于家兄弟，同称寨主，山东省人人皆知，手上喽卒无数，你等能有几个能人，狗党狐群，焉能济事？”天保听罢，晓得必是小嘴方成，先把他拿住，好见钦差。才要催马，张英回答说：“哥哥，这件功劳让与我罢！”一催坐骑，更不答话，双举画戟，迎胸刺来。小嘴举刀相迎，一来一往，两马盘旋五六个回合。方成手快，张英些许漏空，左耳着了一刀，削下半片，疼痛难忍，一倒身落下马来。天保见势不好，连忙催马，口叫：“兵丁，快救张英！”官兵着忙，一拥前来，救起张英。二人扶着，退后去了。贺天保敌住方成，与他交战，冲突十数余合。天保一心想道：“贼人若战败逃走，黑夜之间，无处寻找；再者自己有令在先。”眼看方成刀法稍缓，天保奋勇，抢他的上首，提马跟紧不放。小嘴觉势不好，怕难招架。好汉越发逼紧。贼将方成心下发慌，手迟眼慢，只听唰的一刀砍去，正中左背，深有四寸，小嘴翻身落

马。余者逃命，四散而去，全都顾不得要粮米；倒有些驴马驮着去的粮米，抛洒遍地。天保带领官兵，押着方成，合那二十名小卒，竟奔官棚。黄天霸远远望见一群人马，直奔前来。天霸叱说：“呔！何处人马？少往前进。”天保听准声音说：“老兄弟，天保来也。”赶至切近下马，就把拿住方成的话说一遍。又说：“此时我也不回棚，张英也不看了。留下三十名兵看守贼徒。那二十人点着火把，看守米堆；瞧着那边打仗，往那边高举。”天霸答应，叫官兵把贼送入小棚看守。天霸进芦棚，对施公说知。

且说天保重复上马。那两个官兵高举火把，跟随着好汉，接应众人；来拿于六、于七不表。且说王栋、李俊二人，把赛袁达挡住，动手交锋。赛袁达于六一把哑吧枪挡住二人的刀棍，不放在心上。三人往来冲杀，有半盏茶时。谁知李俊漏了一空，被于六一枪，挑于马下。王栋见了，不由害怕担惊，暗说：“这名盗寇，真是骁勇！二人并战不胜，何况一人。”怎奈天保号令又严，欲战实难取胜，强弱不敌。正自为难，忽听盗贼大叫：“那厮休得逞凶，我乃高山赛袁达姓于行六是也。特来抢米。大胆鼠辈听着：避我者生，挡我者死，你别枉送了性命。”王栋暗说，这就是于六，更放不得他了。只得跟他拼命一战！一着急催马抡刀，直取于六。于六举枪相迎。王栋左拦右遮，来往五六个回合，气力又乏，只是招架而已。王栋心内着忙，一旁又来一骑马，耀武扬威；两支火把，头里直跑。王栋心中好不着忙，真是寻路无地。却听一片声喊：“飞山虎贺爷爷来也！”王栋一听，倏然将心放下，精神渐长。

天保从旁一看，不见李俊。忙问兵丁，方知被枪挑死。

大吃一惊！又见王栋刀法散乱，贼将越战越勇，进前叱咤说：“王贤弟请暂歇马，让我擒拿此贼。方小嘴早被我拿住，又来拿于家弟兄。”王栋说：“这就是于六，哥哥须得留神。”天保催马抡刀，直冲上来，就是一刀。于六用枪当啷一声架过去，复又旋转马头，唰儿的一声，刀枪高举，撞过去，征驹又回，天保又回头，一闪寒光，刀早砍去。枪复避开。于六听说方成被擒，心中发惨，从怕中生出一股浊气，把心一横，就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奋勇征斗十数回合，无奈天保刀法门路精巧。于六暗暗点头说：“这口刀与那二人大大不同。虽然不能胜我，我想赢他，也是为难。何不施展飞抓，早早成功为妙。”于六拿定主意，又拧枪杆，催马如风。飞山虎抡刀把浑铁枪磕开，往来劫战三四回合。于六圈回走龙，败将下去。天保一见，认作真败，战马如飞，赶将下去。且说于六却不是真败，跑的不远，扭头观瞧，见好汉追的甚紧，把哑吧枪押在腿下，从鞍旁取下飞抓，左手拿着，回头打去。那个抓如人手一般，也是五个指头，全是活骨节，纯钢打造，其抓尖快如锋刃，打出去，可就张开，把人抓住；往回一掖，比如人纂上拳头还结实，再也摘不开。不知飞抓把好汉怎样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 飞山虎被抓亡身 赛袁达中镖落马

且说于六熟于飞抓，贺天保久已知晓，今日却没想起防

备。一则满腔忠义，一心恨贼，自己号令的甚严，心急立功，为是好对众人；二则好汉命该如此。两马相离几步，并不言语。贼人下了毒手，使飞抓对准打去，正中面门，抓住脖项，钻皮刺骨，鲜血迸流。贼人于六，双手劲力一拽，天保马上一晃，坐牢雕鞍，说声，“不好！”伸手拿住绳，用刀一挑割断。于六只顾拽绳，绳断，猛然一前，险些坠下马来。一见好汉中伤，忙勒马回来，正要加害英雄。只见灯笼火把，呐喊声音，官兵齐至。料想不能成功，抽枪催马回来，又想要打听方成真死假死；兼去接应他兄弟不表。

且说贺天保双手摘抓，只觉疼痛难忍。王栋赶来一看，心下着忙，速跳下马来细看，已不成模样，真是浑身血染一般。吩咐官兵：“把贺爷搀下马来。”有几支火把照耀。王栋亲手轻轻摘抓，好容易摘下去，王栋收起。把好汉疼个昏迷不醒。王栋说：“大哥伤重，且请回棚歇息。”天保答应。王栋吩咐十名官兵去送，千万小心留神。兵丁答应，扶着天保上马，竟回官棚。好汉只觉风大，吹得脑浆子痛疼。不多时来到棚前，官兵扶持天保下马。天霸正在棚口站立，见官兵来到，连忙问故。兵丁将追赶于六，误中飞抓，王栋叫他送来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天霸闻听，吃了一惊，连忙说：“快搀下马。”施公细看分明，着忙用手扶天保依着东墙椅上坐下。施公低言问道：“义士想必是贪功，误中暗器，轻重快些说明，先回城去，好叫该官请医调治。”贤臣连问几遍，天保慢慢开言说：“大人，小的因为追赶于六，误中飞抓，十分沉重。自料残生难保，有负大人重托。”说罢叹了口气。贤臣说：“义士何出此言，将养伤痕，自然可好。”那天保叫声：“老兄弟呢？”天霸连忙答应说：“小弟在此伺

候。”天保说：“你我自幼结拜，父交子往。我今误中飞抓，死而无怨。但愿你侍奉恩公，不可懈怠，必要始终如一，方是正人。后来你必前程远大。先拿于六、于七，好报仇恨。破木为棺，便可就殓我尸首。烦劳仁弟走一遭，把尸首送到我家，交与你秦氏嫂嫂。你侄儿今年十四岁，名叫贺人杰，会使两把短练铜锤，异人传授。孩儿无父，就是犹如你儿子一样疼。贤弟啊！别说‘人在情在’。你且过来，我摸摸你，咱弟兄还要相逢，除非梦里来。”这一派托付天霸照应贺人杰的话，言有尽，意无穷，真是倾心吐胆之言，并无半点虚假。说的合棚人等，皆不能止住眼泪。天霸不觉捶胸跺脚，却不敢高声。施公也是恸泪直流。天保说罢，“嗳呀”几声，须臾气断。黄天霸往前一扑，栽倒在地，痰气上壅，背过了气去。施公正想义士的好处，两眼垂泪，忽见天霸栽倒，大吃一惊，忙令用手扶起掖着。众人忙作一团，掖了半晌。施公附耳叫唤不止。天霸渐转过气来，叫声：“仁兄，你可恸死我也！”上前抱住血脸，哭叫不止；立刻就要去拿于六，便恳钦差开恩，“小人暂告一时之假，去拿于六。”施公见问，连说“很好”不表。

且说于七，但见迎面有支官兵，灯笼火把，拦住去路。这支兵原来是王栋带领的。于七一见，心中大怒说：“于七爷爷要回去，那个胆大敢来找死。”王栋听说于七，忙令官兵放箭。忽听一阵弓弦响处，于七早中了几箭；未伤致命之处，也是刺肉钻皮，筋骨疼痛。正在为难，没法可使。忽来一阵狂风，刮的不能睁眼，灯笼火把都灭。贼于七趁势逃走，是他命不该绝，才遇这个巧机会。王栋见于七逃了活命，欲想自刎，却又为难，蝼蚁尚贪性命。无奈何对官兵说

了原委。官兵答应，回去说明。

不言王栋隐姓瞒名退去。再说天霸心忙意乱，往前催马，正遇于六寻找于七、方成，迎面正遇天霸。此时两下相迎。于六先通姓名——这也是鬼使神差。天霸一见，两眼全红，恨不得一口把他咬死。无心恋战，急拳虎腕，取出飞镖，恶狠狠对准于六唰的一声，打将过去。后人有一段词句，专赞黄天霸的飞镖云：

飞镖号，助英雄，纯钢打就两三棱。凭百炼，却非轻，昼夜操练苦用功。战败中，能取胜。纵百发，能百中。专取敌人命残生。父传授，子用功，远合近，都可行。流落江湖传美名。是暗器，都有名：回马锤，箭与弓；有飞抓，有流星，不似野史混起名。祭法宝，混天绫，串心钉，晃魂钟，念念有词就腾空。这飞镖，迥不同。手头准，腕下轻，浑如巧匠运斤风。门路熟，武艺精，保护贤臣立大功。

且说于六正在找人之际，遇见战将，手按枪杆，预备争斗。听的面门上一声响亮，头迷眼黑，翻身落马。恰好小西、陈杰带兵来到，把于六立刻上绑。又有王栋兵至跟前说，“于七逃走。王栋抱愧在心，往他方去了。”此时东方已亮，天霸令小西追赶余寇。小西等率众连忙追赶，跑至红土坡，烧了山寨，即回官棚。天霸自己押着于六，来到官棚，见了贤臣，回说一遍。就在棚中设下贺、李二位灵位，把于六、方成斩首，摘心祭灵。复又备木为棺，将贺、李二人收殓已毕。把李俊择了块地埋了；把天保的棺木，存在古庙内。忠良爷连忙差人上一道表章。康熙佛爷怜其义勇，就封天保世袭指挥之职。后人专赞贺天保义气，死后得世袭褒

封。有七言律为证：

天保何惭义士名，一心报国顿忘生。阵前奋勇曾无怯，身后追封亦有荣。世袭指挥绵累祀，功昭史册显奇英。至今浩气应常在，烈烈忠魂保大清。

且不言贤臣上表，皇上追封。却说黄天霸安置完了灵。忠良又嘱咐天霸送灵；一面分派众人回衙。众人伺候贤臣坐轿进衙。将至衙，只见一匹马跑到眼前。才要令人去问，忽听有人喊叫，说道：“快报钦差大人，前来接旨！”施老爷闻听，吩咐急速进衙。差官下马，把圣旨请下，供奉在正面。众文武在圣旨香案前，行三跪九叩首之礼。这位差官，手捧圣旨，高声朗诵云：
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谕尔放粮钦差施仕伦奏：山东红土坡著名草寇作乱，一省被害，擅夺皇粮。幸而爱卿擒贼，保住皇粮。无负朕念民生之至意。贺天保为国亡身，追封世袭正指挥之职；赏银安葬。黄天霸等功劳，待卿回朝之日，另行封赏。本地文武官员，纵容贼寇，殃及平民，本应褫革，永不叙用。朕姑开恩，暂行革职留任，以示惩戒。倘再疏忽，依律治罪，决不宽容。钦此钦遵。

读罢圣旨，文武山呼，叩头谢恩，拜毕站起，闪在两旁。贤臣设席，款待差官。酒饭毕，不敢少留，起身告辞，回京交旨不表。施公复派兵将，速领人马，剿灭红土坡散处余寇。武职官领命前去不表。施公出衙坐轿，文武相送。回至金亭馆驿，天晚用毕茶饭，安歇不提。天明，施公带领合省文武，摆祭食祭奠贺天保，按指挥职分。祭罢，叫黄天霸送灵回家。施公率领文武，送出城外，才回到东门米场。州

官早把饥民传齐伺候，此时真是人山人海。州官将册子呈上。老爷展开，按册放米。不消数日工夫，将赈放毕。大小应役官差，俱不敢作私弊。万民欢悦，无不歌颂圣德，夸奖施公。

那日黄天霸送灵回来，参见施公，说：“贺天保一家大小，叩谢老爷天恩。”施公点头说：“你坐下，我有话说。”吩咐从人摆酒。天霸陪着施公共饮。饭毕，撤下献茶。施公传出话去，明日便要回京。从官得信，连夜搭上送官棚，悬灯结彩。次日天明，施公吩咐免去执事，只备轿马、人夫，从人打好行李。诸事已毕，施公出金亭馆上轿，文武官员相送，欢声震耳。观望贤臣大轿去远，方才回头进城不表。

且说贤臣在路登程，逢州州送，逢县县迎，晓行夜住。那日来到德州境内，早有州官接出三十里之遥，瞧着大轿，大远地就双膝点地，跪在道旁，口内高声报名。说道：“州官穆印歧跪接钦差大人。”内丁轿旁说：“起去。”州官答应，刚然站起，猛抬头见前面滴溜溜的起了一阵旋风，刮的每人都难睁眼。施公轿内，看的明白。风定尘息，大人说：“跟着旋风走。”家丁内班一齐催马。赶到庄后，霎时旋风止息。现出稻田，轿到跟前站住。施公细看，并无别物，只见一棵稻米秧儿，穗叶全青，分外茂盛。施公灵机忽动，想着这时严霜早降，稻秧奇异。想罢，说：“人来，把那稻秧拔来。”跟役答应，连忙取来。大人接过一看，见稻穗甚是饱满肥大。又叫人来说：“你们进村去，找锹锄使用。”从人答应，进村找来。施公说：“从秧稻处往下刨。”跟役一齐动手，只刨有六尺深，竟刨出一个死尸。众人吃惊。毕竟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 摇见稻穗拟名派差 听民词新闻恶霸

且说内丁在稻秧下掘出尸首来，连忙回明大人，大人又叫埋上，吩咐州官，派人看守。又叫穆印歧：“速快派你手下能干的差役，速拿‘旱道青’，带到德州官衙候着听审。”吩咐已毕，排开执事进城不表。

且说穆印歧见轿去远，忙叫：“人来、来、来，快着！”跟役答应，跑过二人，跪倒报名说：“小的张岐山、王朝凤叩头！”州官说：“快起来、去、去，快拿去呀！”差人说：“老爷，吩咐明白了，好去拿呀。”州官着了急，说：“你们耳、耳朵里塞上棉花咧，没听见叫叫快拿‘旱道青’吗？”公差说：“小的二人讨老爷示下，什么叫‘旱道青’呢？”穆印歧见差人追问，更急了，说：“你们糊糊涂涂的混帐东西，我知什么叫‘旱道青’？赶明日大人还要呢！”说完便叫拉马过来，上马带领役人赶上施公，跟随轿后而去。

那两名公差见本官走了，爬起来发愣说：“这是哪里来的怪事！咱俩跟随十几年官，没见过这个糊涂虫，偏又遇着这宗奇事，合该是你我倒运。这‘旱道青’也不知是人还是物，州官混虫，也不问明白，便要差人去拿。”王朝凤说：“不难，不难，我有妙计，不用为难。”张岐山紧紧追问，朝凤只说：“走，走进街自有主意。”一人捣鬼，一人纳闷，进了大街，找一酒馆，二人坐下，要了壶酒，两碟子菜，喝

着酒闲谈。张岐山放心不下，又问：“王哥，有何妙计，快快说来。”王朝凤笑而不言，只说：“你多喝两盅，我才告诉你呢！”饮的时候不小，岐山忍不住又问，王朝凤手摸大腿说：“这宗差事就得损损屁股，就算是妙计。”说着二人大笑不止。

不言公差酒馆闲谈，且说施公坐定大轿，前护后拥，甚是威严，锣鸣震耳，清道的众旗，乡长地方，在前喝退闲散人等，大人在轿内观看，只见跑过一群人，道旁跪倒，齐嚷：“冤枉。”施公闻听，忙说：“人来，快接喊冤状子，尔等众人下去听传。”大人起轿入城，进了公馆不提。

单言拿“旱道青”的公差，在酒馆叙话，这酒馆掌柜姓郝名叫三道，其妻白氏，作这个买卖带着卖豆腐挂面。郝三道一见就知是衙门的朋友，便就另眼相待。王朝凤说：“郝大哥，咱这个村中牌头，怎么不见？”郝三道说：“他呀，老和尚代罄钟呢！”公差点头，又问：“郝大哥，你们这路北那三间房子无人住么？”郝三道说着摆手“休提，休提”，低言说道：“那三间房原是皇粮庄头盖的，有人原住，无人敢问名姓。先有一家住在此，管家乔三爷常和他来往，住了二年，忽然不见踪影。里面并无值钱的东西，有些破碟烂碗，全都扔了。后又有人搬进去，夜里闹鬼，又走了，因此无人居住，闲了有一年多咧。”公差闻言点头，说：“这房主是咱德州一路诸侯，有名的黄隆基黄大太爷，谁敢惹他！”王朝凤说：“别说闲话咧，散散罢，这明日上堂尝尝施不全的竹笋汤什么滋味，这是我的一条妙计。”说说笑笑，各人散去不表。

次日天明，公馆内施公早起，传出话去：“今日进州衙

办事。”内司答应，立刻传到外面，公堂预备停妥。八人大轿喊道鸣锣，不多时来到州衙，至滴水落轿，去了扶手，施老爷下轿，升公位坐下，文武行参已毕，两旁伺候。施公吩咐：“人来，带昨日那些告状人上来回话。”州官一旁答应，着忙往下跑，到外面说：“人来、来、来，快去把、把昨日告状的全都带进来！”公差答应，走出角门以外，高声大叫：“快快带昨日告状人进见！”外班听见，哄的一声，跑过几人，领着那些人进了角门，高声报道：“告状人带进！”堂上接音“哦”，那等威严不亚到了刑部，真堪畏惧。那些人进来，一字跪倒。施公留神一看，老少不等，各各愁眉不展，衣帽各别，看来诸民都有。打开头张状词一看，上写：“小民马滕璧呈，控皇粮庄头无故殴伤人命，不准领尸，”诸般恶霸，不遵王法，倚仗势力，侵占夺抢，种种灭法，俱写明白。施公越看越恼，往下开言说：“你这呈词写的虚实，照此回话，如有假情，立追你命！”那人说：“不敢虚写。”施公说：“你再说上一遍。”马滕璧两眼含泪，口尊“大人”，说：“庄头黄隆基住在城外，万岁爷的三等庄头，家有良田一千多顷，房舍城堡，墙壁坚固，磨砖到顶，三丈多高。村两头搭桥两座，扫地大门，盖的齐整。桥上若有人走，先得通报打锣。家中獒犬如虎，都叫他霸王庄，又叫他恶狗庄。他绰号叫乌马单鞭尉迟公，上交王公侯伯五府六部，还有个七星阿哥是朋友，招聚天下绿林客，窝藏一群响马贼，州县官员不敢惹。霸占人家房子、田园地亩，还叫房主交纳租银，若是不交，送到衙门，板打枷号，还得应承。此人专好美色，妻妾十几个不算，要瞧见别人妻女略有颜色，叫人去说亲，本主若是不应，他说欠他多少银两，因不

还才折算的。若是出门，恶奴围随一群，民人见他，全都站起来，若是不遵，就是一顿鞭子抽的满地下乱滚，有个管家叫赛郑恩乔三，他一日能行五百里，见人妻女有些姿色，他硬抱去强奸。小人说不尽他的过恶。那日我父赶集，茶馆坐定，并未留神，没瞧见庄头。庄头恼他不站起来，叫他家人拉下来就打，一时叫他们打死。可怜他年残又不禁打，打死不叫领尸首，拉到他家，说是叫狗吃了。小的全告遍了衙门，全都不准。老大人可怜小人无处伸冤！”说罢叩头。

忠良听见，脸都气黄，暗暗切齿，说：“哪有这样恶人，真是可恼！”又把别的状词一张一张看过，言词虽是不同，却都是告他的多。施公暗想：“此人万恶多端，无奈势力过大，若要明拿，只怕不妥。必须如此如此，方能除暴安良。”老爷想罢，开言说：“你们暂且回家，各安生理，五日后听传对词。”众人叩头答应，出衙而去。施公眼望州官开言说：“你把昨日拿旱道青的捕快叫上来，本部堂问话。”州官回身到堂外高声叫道：“捕快张岐山、王朝凤速来进见、回话！”公差答应“有”，来至跟前。州官说：“随我上堂，去见大人！”“是！”“要小心回话！”“是！”公差来到案前，左右跪下，自己报名：“小人张岐山、王朝凤给大人叩头。”施公点头下问：“你二人拿的旱道青呢？”二公差口尊：“钦差大人，小人领了钧谕，各处留神细访，城里城外，查了一日夜，并未见行踪，不知是物是人。什么叫‘旱道青’，叩求大人示下，吩咐明白。”施公见此光景，冷笑一声，便抓了八支刑签扔将下去，门子连忙拣起，指名叫道：“某役某役，快请头号刑来伺候！”一齐答应，不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 误差使班头遭谴 求闪批家口收监

且说施公摔下八支刑签。门子拿起，叫掌刑的伺候。皂班答应，齐说：“有，有！”立刻将二人撂倒在地，退下中衣，皂班举起竹板，喝号五板一换，打的血流满地，每人二十。公差说：“打死小的也没处拿去，不知什么叫旱道青！”施公更加气恼说：“再掌嘴！”又是每人五个大嘴巴，打的公差不敢出声。施公道：“抬出去，五日之内，要交旱道青！如再违限，便加重责；连官都有不是。”州官说：“是、是、是！快些抬下去。”

单言那受刑的二名公差，方才板子、嘴巴，却不过瞞哄本官眼目。他们一马三箭演就的劲儿，官瞧着打的劲儿，撕皮搯肉，鲜血外冒，只是肉皮受苦，伤不着筋骨。他见施老爷去远，忙叫人打了壶烧酒，喷在上面，用脚踏揉了一阵子，便觉好了多半。扎挣起来，走了几步。张岐山、王朝凤合掌刑玩笑臭骂一阵。内中有个班头，姓曹名叫栋虎，搭话说：“二位老弟，玩笑是玩笑，正事是正事。你们这差使，是奉钦差的命。依我想，这无名少姓的哪里去找？今日受了比较，刑又太重，又给了五天的限期，期内要办真事，如何是好？你们俩跟哥哥走罢，我打上壶酒，给你们暖暖疼，把这差使商量商量。”三人说说笑笑，走出衙门，找了个酒馆坐下，要了酒菜饭，三人共饮，都想不出主意来。说话之

间，天晚，忽见小马儿跑进酒铺说：“二位爷们，不用喝咧！官府回衙去了。”三人闻听，忙忙站起。张、王二人，也不顾疼了，同到柜上，曹栋虎写了账，奔至衙门，到里面回明了州官。穆印歧也牵挂着这宗事情，由公堂伺候大人回来，到了衙中。听见差人回来，只道是拿住了旱道青，令人忙把差人传进。三人上堂，叩见州官已毕，站在旁侧。州官连忙说：“你二人拿住旱道青吗？”公差说：“大爷容禀：这旱道青无影无形，实没法拿去。钦差大人传谕甚严，各处遍查并无影形。限满了拿不到，大人必怒生嗔，打死小的不算，还怕是连累了大爷的前程。求闪批出城，昼夜找寻。三天内得着旱道青，保住老爷前程，我小的免受重刑。别的呈词由他办，事到临头再理论。”穆印歧听话，思前想后：“你们混帐东西，哄我来咧！我出闪批倒不要紧，好比开笼放鸟，你们无影无踪无影信，扔下鱼头，还是叫我摘不清。我想你们三人心眼太狠，倒不如我先下个绝情。”叫：“内丁”“有。”“快快看大刑！”曹栋虎着忙说：“二爷暂且止步，容我三人细禀。”内丁止步，又递过一个眼色。曹栋虎一见满心欢喜。怎么说呢？从来官向官，吏向吏。又都知道州府是个糊涂虫子。三人紧爬了半步，口尊：“老爷，暂息盛怒，容小的三个细禀：求老爷开一线之路，我三人感恩不尽。”言罢，咕咚咕咚叩头。穆印歧闻听，眉头一皱，生出一计说：“罢咧！既是你们告苦哀怜，老爷从宽。你要保他两人，立刻把你三人家口入监，本州这才放心。”遂吩咐内丁，立刻传出：将他三人家口入监，盘费官领。内丁答应，又吩咐书吏，写了闪批，急速拿进用印。霎时写完，拿来用了印。州官说：“他二人领批拿旱道青；你随本州办事。”

又吩咐：赏他二人京钱五吊，以作路费。三人叩谢爬起。内丁送出后堂，吩咐：“快把他三人的家口，押赴监禁。”只吓得三家男女老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众伴们看着，俱皆叹息。

张岐山、王朝凤二人，看着光景，谁人不伤心，也是无可奈何，硬着心肠说：“曹哥，你老人家为我们受累罢了！连老嫂子跟着受些囹圄之罪，我等于心何忍？”曹栋虎闻听，带笑开言说：“这不甚要紧，你们两放心去办差。使她们姐们、孩子，要受一点委屈，我就不是朋友咧！”总而言之，一言难尽。直到天亮，分手出监。曹栋虎随着官府，办着差使。张岐山、王朝凤散淡游魂，出了衙门，信步而行，说些前后事故，愁眉不展。王朝凤说：“老弟，依我说咱们离了德州，进北京城里。我有亲眷，咱们俩上那住几个月；再托人打听钦差信息。纵拿不住，差使完不了，还把家口定了什么罪名不成？施大人圣旨很紧，就不完案，他也得进京。咱们不管糴子州官他坏不坏，将军不下马，各自奔前程。等他去了，咱们再露面接差，你看如何？”张岐山哈哈大笑，说是：“好计，好计！施不全厉害，他杀不了家口，是时候他得进京交旨。只有一件，俗语：投亲不如访友，访友不如下店。现今的世态浅薄，见咱把差使扔了，不免冷淡咱们。我想禹城有座辛集镇，集上有座小店，店东与我相好，咱投了去。慢说住两三个月，就是住一年，他也不好意思要房钱。咱们临走，也不白他。快跟着我走罢！”

二人说话之间，走到太阳平西，到了禹城的北门之外。不多时来到辛集，到了店门口，二人闪目观看：只见店门收拾齐整鲜明，门框上有一付对子，左边是：“兴隆客投兴隆